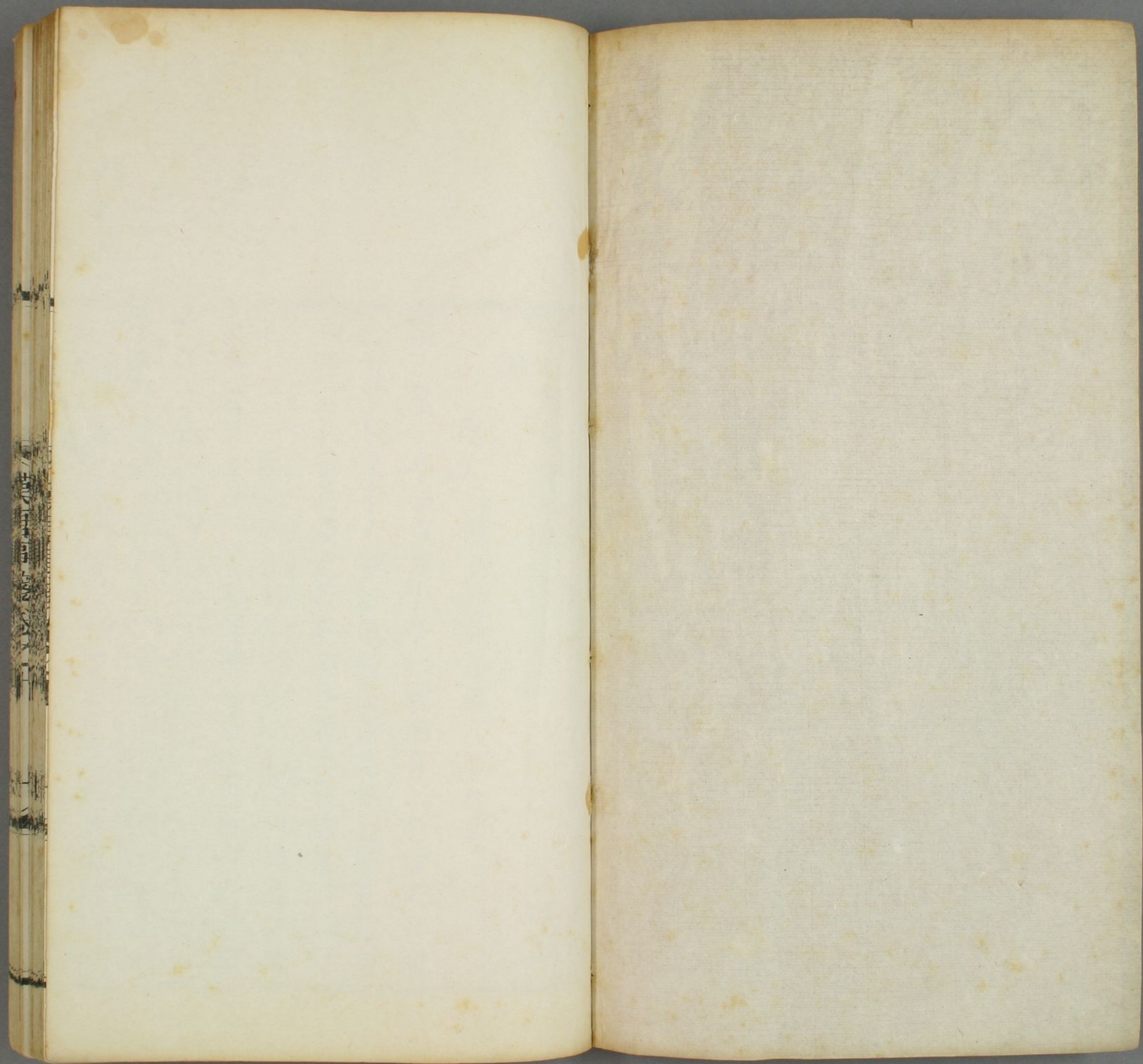


ワ邊 4
55/
2





漢唐事箋卷之七

漢

役法

漢役法廩祿推遷大勝後世



門 7 邊 4
第 4 卷

波
40
2

漢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

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收稅游徼巡禁盜賊在家則

為都正長也然漢之役於鄉亭者率有祿秩官表百

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小吏百官志鄉有秩三老游徼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積其功勞

而推遷雖上至二千石無限也張敞以鄉有秩而補

太守卒史敞傳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後為京兆尹復為冀州刺史朱邑亦以

鄉嗇夫而補太守卒史邑傳少時為舒桐鄉嗇夫遷補太守卒史後為北海太守

入為大司農游徼王卿捕盜有績而府已著其閭閱朱博傳

漢唐事箋卷之七

為瑯琊太守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閱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故一鄉之中各有攸司職教化者無與於獄訟收租稅者無與於盜賊各出其力以盡其職而縣令丞得以拱手而仰成今一切役以民戶而祿秩不加焉一人之身責之警捕責之催斂責之道路橋梁之繕修而縣有雜須則又從而科敷之其為役也備矣至其服役於官者漢雖由刀筆吏以推擇非古者府史在官之意然計祿猶及於小吏而民之更給於郡縣與夫正給於中都官者皆以更賦雇之

食貨志月為更卒注顏曰更卒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

卒為給中都者則猶有廩祿也非如後世招募奸黠之類而徒以役之者也然則漢之役法要未容以輕議

內外 內外固當均任惟有內讒則可畏

天下之勢有內外而輕重之權勿使有所偏舉則善矣古之人常均內外之勢而中持衡焉不泄邇不忘遠而吏之出入內外初不容有所決擇於其間漢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見課考注又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蕭望之傳宣帝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云書聞徵入為少府其所為內外之制

者未嘗不均一也文帝召季布於河東以其使酒而

復遣之郡布傳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

至留邸一月若有意於重內者然詔遣列侯之國維

丞相周勃有所不敢辭勃傳文帝時勃為丞相上日

能行丞相朕所重其舉則亦曷嘗不以外為重耶是

以嚴助久厭承明而出補為會稽守助傳武帝時助

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

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盧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

郡守久不聞問其以春秋對母以非以內為輕外為

重也其均秩之禮則然也蕭望之雅意本朝而不樂

平原守非以外為輕內為重也其愛君之心則然也

故助自會稽召留侍中望之自平原入為少府其出

入內外安有輕重區別也哉愚甚懼乎姦邪之害正

陰傾巧計使賢者不獲盡處於朝而人主不加察也

故汲黯沮於張湯而不得久居位雖有出入禁闥拾

遺補過之願而不克遂黯傳武帝時黯列於九卿上

悅也後坐免官數年召為淮陽太守黯泣曰今力病

不能任郡事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闕拾遺此臣之

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願淮陽吏京房沮於石顯充

宗而出為魏郡守雖有通籍殿中以防壅蔽之請而

不得行房傳元帝時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

刺史試房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

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

元帝於是若是以房為魏郡太守若是以房為魏郡太守

外之心其亦君見之不明也哉

久任

官吏之良可久任不良則否

漢制惟邊吏三歲一更

段會宗傳如淳注邊吏三歲一更

而其他官

以至倉庫之微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夏侯嬰自高

祖時為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楊雄為黃門郎歷

三世不徙官

本傳贊

此其在內者然也有為京兆尹九

年

張敞有為刺史五年

何武為揚州刺史五年

有為郡太守八年

黃霸為潁川太守前後八年

其在外職未嘗不久任也王嘉謂文

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

亦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

王嘉傳哀帝初立嘉上疏曰云云孝文時吏居

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之子孫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

苟且之意此足以見漢之任吏不輕易於易置也苟二千

石治行課最則持璽書褒寵增秩賜金亦未遽遷擢

以重斯民去思之心至其屬吏則惟太守察其廉汙

而進退之故郡丞雖老聾或以其廉而不欲數易

黃霸

為潁川太守以治行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

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召信臣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

第一復數增秩賜金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

召八萬餘口下詔稱治有異等賜成秩中二千石賜

爵關內侯並本傳霸守潁川務在成就安全良吏許

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

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忤賢者意或

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公私費耗甚多易新吏又未

必賢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

泰甚者爾見霸傳餘見辟除注

曹史書佐選其可用

者而能斥諸病吏

朱博傳博為瑯琊太守齊郡舒綏

卧博問其故對言皇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

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乃見諸曹吏書佐選可用者

漢書卷之七

安浩穰最為難治而尹京兆者往往久不過二三年

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免張敞傳京兆

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

為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

及做為久任職則知漢之久任固以其吏之循良

而貪汙沓冗輩亦豈容久病民哉

奏廢

奏廢雖有定制亦無常恩

漢制二千石九卿得廢子弟為郎哀帝紀除任子令

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其為虎賁

諸郎者皆許父死子代見環或沒於刺守而名績昭

著亦蒙恩典錄其後嗣何並為穎川守見紀穎川名

郎汲黯居淮陽卒上以黯故官其如汲黯張安世皆

以父任汲黯傳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

而袁盎亦以兄任益傳孝文時盎兄其為郎一也而

等有四中郎將中郎侍郎郎中號五郎官而悉屬於

光祿勳以給天子宿衛獨議郎不預更直之數官志

勳屬官有五官中郎將一人本注曰主五郎官五郎

中郎比六百石無員五官侍郎比四百石無員五官

郎中比三百石無員注凡郎官皆主更直執光祿勳

戰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

歲以四行察其廉茂官志太尉引漢官目錄載建武

三人又元紀令光祿才迹優異始蒙選舉銓居高第

然後出補長丞異時銓擇上而至於兩府初無限格

何武傳武以射策甲科為郎光祿勳舉遷為鄂令坐

法免後王音舉武賢良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成

帝時為大司空王嘉傳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

殿門失闌免光祿勳於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復

漢唐書卷之十一
五
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尉舉然攷之於史貢

禹以光祿大夫二千石秩惟有一子猶未得祿故以

御史大夫卒始以特恩任其子為郎本傳疏云拜光祿大夫秩二千

石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云云

後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以其子為郎詳見前注

桑宏羊為御史大夫自以為有功於國欲為子弟得

官而昭帝不與昭帝即位宏自以為與國大和利伐其功欲為弟子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漢之奏廢雖有

傑等謀反誅滅餘詳見前重賞注

定制而未始有常恩也

蕭何著試吏之法能諷書九千字以上者得為史又

試以六體書而課最者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藝文志漢

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者均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尚書御史史書令史韋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也瓚曰史書今之太史書仲馮曰史與書令史二名今有史令史則

為史者固以諷誦字畫而補之矣至於太常選用文

學掌故之士則有補左右內史鴻臚卒史者有補郡

守卒史以至二千石屬者儒林傳序公孫宏與臧等議云治禮掌故以文學禮

義為官遷流滯請選擇其秩比三百石以上及吏百

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鴻臚卒史比百石以下

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

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

請著功令它如則胥史之職固無間於清濁貴賤而

為之也故倪寬以射策補廷尉卒史本傳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

尉文學龔勝孫寶以明經為郡史兩龔傳兩龔皆好文學明經勝為郡

卒史

史寶傳以明路温舒既為獄史而又以通春秋舉孝

廉本傳初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薛宣朱博皆起

書佐察廉補令丞而終至丞相宣傳少為廷尉書佐

樂浪都尉丞舉茂才為宛句令累遷代張禹為丞相

平陵三縣令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歷櫟陽雲陽

長安令累遷代孔光相則知漢之胥史亦以功次遷

選而無所限格也東漢三公有長史有府掾今所謂

堂後吏是也官志太尉公長史一人千石本注曰署

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

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司徒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

三十一人司空公屬長史或主長吏遷除本注東曹

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或主民戶祭祀農桑戶曹主民戶

長吏遷除或主民戶祭祀農桑祠祀農桑或主詞

訟盜賊本志詞曹主詞訟或主貨幣鹽鐵金曹主貨

或主倉庫郵驛法曹主郵驛科程或主卒徒轉運尉

轉運事或主奏議兵事兵曹主兵事皆以天下名士

為之志應引漢儀注曰世祖詔方今選舉賢良朱紫

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

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

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特以

行為仕進之要而朱穆何敞班彪李膺之徒卒由此塗

用班彪始為竇融從事舉茂才後辟司徒府朱穆舉

論高多所匡正李膺為御史何敞辟太尉宋由府做議

徒胡廣所辟並見本傳一時俊彥萃於輔相左右

其裨佐不既多乎今顧以為雜從事於此則必以為

耻而不肯為矣

隱逸容養清節自高帝始

高祖既得天下詔令天下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高紀十一年詔是欲以爵祿誘天下之士宜其雲集京師依日月而附餘光也然天下固有清介不汗於世振衣袂投佩綬高蹈遠舉柴柵其軒冕而肥遯以爲樂者亦各從其志而已矣高祖非不欲士之盡從我也魯有兩生既不能屈其來叔孫通傳使徵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而四皓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而四皓之在南山亦且終身莫能致之漢興東園公綺里季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南維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高祖聞而召之豈其勢不足以臨之容忍含包俾其志獲伸於下而不迫於天子之

威所以養臣下廉退之節而成奕世節義之風者實

基於此王鳳之詘於子真王貢龔鮑傳序谷口有鄭子真修身自保成帝時王

鳳以禮聘子真遂不詘以終王莽之詘於薛方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彼二人者陰擅權淫刑以逞而

其言遂不強致

不敢有及於山林之士非高帝有以致之耶至於光

武聘嚴光本傳嚴光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隱身不見光武備安車元纁遣使聘

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乃張目

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由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

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即除爲禮周黨本傳建

諫議大夫不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尙書光武乃

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尙書光武乃

引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范升奏毀黨曰黨鈞

采華名天子以視公卿詔曰自古聖王必有不賓之

士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其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雖賚以爵秩而卒不能奪其浩然之志好善忘勢養成清風凜然高誼之士相望於威靈之世賢是也而奸臣睥睨沒身垂涎而不敢染指漢鼎者豈無自而然哉

學校

學校不能成材幸而取士路廣

漢自武帝始建太學而求其所謂學特不過太常肄業而已其法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弟子員雖郡縣有好學敬長上肅教化順鄉里者二千石遣詣京師太常受業亦如弟子其視命鄉論太秀之於學而與國子齒者固有閒矣至於教養之法一歲輒課第其高下而補用之武紀元朔五年詔太常共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黨之

化以勵賢才焉儒林傳序公孫宏與孔臧等議云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古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勵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與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皆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請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由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則又苟簡滅裂無中年攷校之序安

有人才如古之大成也哉攷之於史蕭望之召信臣何武王嘉翟方進馬宮之徒皆以射策甲科為郎猶云可也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餘皆以射策並見本傳其由文學掌故出者往往留滯郡國僅補卒史見雜流注甚者見謂儒生不肯置曹倪寬傳寬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

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顏曰則亦何貴於學校之士哉蓋其弊起於學校之立制度簡畧例成鹵莽雖有碩大宏博之士由乎其中則類以為易見而無足取者若是而曰人才之不古無怪其不如古也幸漢取士之路廣士不由此進多矣故其人才之出亦不專在學校今取士必由學校而士之教養於學校者其可不加詳哉

經籍

漢儒有收拾經籍之功則傳注可恕

經籍滅於秦火其復於漢者賴有口耳之傳山巖屋壁之藏猶未盡泯故漢之諸儒相與師授而講求之易始於田何儒林傳序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橋庇子庸子庸授馯臂子弓子弓授

燕周醜子家子家授孫虞子乘子乘授田何漢興田何以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為秦博士治尚書秦焚書之田何書始於伏勝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此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張生授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言春秋兄子建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見本傳
於胡毋生本傳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年
言詩於浮邱相申公傳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相受詩於浮邱伯
禮有高堂藝文志漢興魯高堂生傳禮十七篇
樂有制藝文志漢興魯高堂生傳禮十七篇
氏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更相傳授
質疑問難是以其得不廢於後然古易十三篇費直始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而今世所謂易書即費直所集之易也費直傳治易為郎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藝

文志易經十二篇顏曰上古者皆科斗文字孔安國

以所聞伏生之書定其訓詁而今世所傳尚書即安

國所定之書也見尚書序李氏之五篇今為周禮缺其冬

官而足以攷工記三禮正義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

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求之千金不

得乃以攷工記補之遂奏藏於秘府時儒以為非是

不行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平春秋太司樂則

又得之竇公所獻者也見前注以至高堂生之十七篇

今為儀禮戴氏之四十九篇今為禮記六藝論云今

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凡經

籍所傳於今而學者得以諷誦之者非漢儒其誰致

彼其收拾於灰燼之餘使聖人之道寓於經籍以為

學者依歸之地其功亦不細矣顧以其傳注而詆訾

之重其罪與秦焚書同科得非過甚矣乎故夫緝書

於散逸之後則不能無失辨論於諸儒之口則未免

有異畧其過而錄其功吾於漢儒尚奚憾焉

漢唐事箋卷之八

漢

科目

漢科目豈有異材亦幸與辟除並行

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

為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

材而已賢良始於孝文文紀二年因日食詔舉賢良材而己賢良始於孝文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輔朕

之不逮孝廉茂材明經始於孝武武紀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元封五年令州郡察民有茂材異等明經四者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

大夫多由此途出然愚以為碩大宏博之材要非科

目之選則其所得豈復有異材哉蓋明經止於藝見

校以射策為甲乙上同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上對

策與時世為俯仰非有直言極諫之士鄭司農謂舉

孝廉比於周之興能周禮鄉大夫注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

今舉茂材此又名似而實非也是以業明經者志在於取

青紫夏侯勝傳勝每講授謂諸生曰士病不應賢良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者志在附權勢杜欽陳湯舉茂才而有不奔父喪之罪

見薦徐淑舉孝廉而不能逃冒年之責東漢左雄傳

舉注廉年不過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

年齒順帝從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

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

故本郡以臣充選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以知十今

無以對乃遣歸郡以科目取士而得人若是其有

卓然不羣之才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

於科目也鄉里有推舉之公見鄉評注而州縣有辟除之

選見辟除注故士之修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而辟書

踵門選拔州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

後世之所未講也

賢良雖有一二可取然終為科目累

漢之有賢良始於文帝即位之明年因災異而求直

言也當是時未嘗有應詔者於是乃除誹謗妖言之

罪本紀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

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以速其來越十四年而再詔本紀十

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始得晁錯一人而已歷景

至武未遑也武首下賢良之詔而又得董仲舒公孫

宏二人武紀建元元年詔舉賢良元光元年又何其

詔舉賢良於是公孫宏董仲舒出焉

漢書

卷之八

二

艱哉自是以後得人益陋雖非漢之所以設科之意然上之所以待士下之所以自重尤有可取者觀晁錯對策文帝直稱平陽侯窋等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本傳錯對曰平陽侯臣窋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注窋夏侯嬰子昆邪公孫昆邪也夫自云其身之官爵與夫所舉之人未嘗有所隱匿如此豈必封彌謄錄如今之世哉武帝旁求異材齊人舉公孫宏以進宏勉強起而從之見鄉評注以宏之諛佞猶於出處之際謹守法度未嘗有所奔競如此豈無獻狀通保如今之世哉猶恨其以科目取士而士之賢良進者未免有科舉之累矣乘輿不敢斥權倖不敢議旁引曲證以文其法優游

巽人以匿其旨誣水旱以獻諛公孫宏援申伯以阿鳳谷承托後官以市直杜欽往往言浮其意而意不逮於言果何取於直言之求由今以觀又不知其何以異於漢也

士風 貶漢士夫無廉耻修潔之素

士大夫出處之大節係乎風俗而古之善觀風俗者常於士大夫得之漢承秦舊吏之軍功未知禮義廉耻之節往往不自修潔毋有吏體文帝始立孝廉之科而萬家之縣未有應令文紀十二年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景帝方設長吏車服之制禁其出入閭巷

毋得以貨賂為市

景紀中元六年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

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以吏服出入閭巷與民無異今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轎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轎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設為禁後元二年詔曰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細民甚無謂也承所以革其舊習而使之知所愧也

至武帝時為吏者猶或與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

私張湯傳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鄭當時號為推士

其所薦咸陽孔僅輩則皆蠶鹽冶鐵之富民亦可以

見其平時所交游者鄭當時贊鄭當時之推士食貨志咸陽齊之大蠶鹽孔僅南陽

之大治皆致產累千金故進言之故董仲舒對策以為受祿之家不

得與民爭利本傳云云故食祿之家受祿而已不與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而貢禹上疏元帝亦欲令近臣以上家無得私販賣

本傳云云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豈

非日觀一時之弊而言之歟其後有州郡之官過長

安富人而飲酒作樂有初拜郡守而乃乘藩車出閭

巷俱不免為有司所劾陳遵傳初遵為河南大守第汲為荆州牧當之官俱過長

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酒作樂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爵列侯備郡守汲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宜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謹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歌遵起舞跳梁顛仆坐上暮因留宿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混淆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鞞惡不忍聞請皆免從之

嗚呼此豈區區法制所能禁之耶古人有言化君子

者化其情化小人者化其形以其所以化小人者而

加之君子安能使之回心而鄉道哉

漢唐事考卷之八

四
養材 漢不能養材而又摧沮之

人才之在天下宜有以長養而成就之方其未仕也
養之之權在下及其既仕也養之之權在上上下下交
得其養此三代人才之所以盛漢無學校養人之具固
不可望其如三代之才也然自武帝表章六經本傳大
師教授洋洋乎州閭鄉黨之間傳道肄業同堂合席
則固有師友漸摩之益不為無補魯申公退居家教
子弟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一時學者如孔安國
周霸之徒皆為太守內史治有廉節其為博士者十
餘而至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傳申公退居家終
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
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後為博士
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為膠西內史夏

猶有此耳惜夫上之人選用混淆流品不別法吏加
乎詩書戮辱及於簪冕容養作成之意不勝於摧沮
損挫之威此殆賈山所謂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

庭者也賈山至言今從豪傑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
日射獵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

積威而天子之大臣尚能為國惜才韓信當斬滕公

壯其言而釋之本傳言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
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

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張蒼當斬王陵

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勿斬

怪其美而赦之

本傳蒼為秦柱下史亡歸沛公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

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

卒以就漢家興王之業

者二人與有力焉其後法令過煩人才削薄馴至於

漢末而莫有臨難死節之士故王嘉上疏哀帝以為

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闕畧今諸大夫有才能者

甚少宜預蓄養可成就者斯言真有激而云耳

本傳嘉上

哀帝疏

氣節 自高帝培養氣節而世常有之

仗節守義之士何世無之顧上之所以養之者何如

耳高帝之初丁公不忠於項羽則戮之以徇眾

季布傳丁

公為項羽將遂困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羽滅丁公

謂見高祖以丁公御軍中日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日使後為人臣無傲丁公

也鄭君不奉詔名籍則貸之以激世 鄭君嘗事項籍

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田橫不肯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逐鄭君

歸漢而自殺則壯其節而為之流涕 高紀五年初田

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侯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維陽

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為之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

魯不下漢則嘆其

守節禮義之國而不忍屠之以兵 本紀六年羽已滅楚地悉定獨魯不

下漢王引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所以培養氣節

保護風俗以為後世憑藉維持之計者為不淺矣故

其後士大夫皆以節氣自守不為一時勢燄所屈不

疑之不肯解劍 雋不疑傳治春秋為郡文學暴勝之為直指使者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

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欄具劍珮環瑛哀衣
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
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謝禹曰冠一免安可不肯免冠本傳禹為河南令歲
復冠也因遂去官不受卒徒唾背如田延年本傳
為太司農丞奏延年主守盜三萬不道霍光召問
延年延年抵日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
光曰即無事當窮之又令御史大夫田廣明曉延年
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語延年曰幸縣官
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
乎即閉閣獨居齋舍數日召詣廷尉自刎死因除
不聽兩吏挾持如蕭望之本傳先是上官傑等謀殺
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
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
勿復不拜大將軍如汲黯本傳大將軍青既益尊姊
持充禮或說黯曰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
貴不可說黯曰夫以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
大將軍聞之愈賢黯遇黯加於平日不屈節於單于如蘇武其凜凜英

風使人激懦而增氣以至田甲賈人也責張湯行義

有烈士之風湯傳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

義有烈樓護俠徒也議論常依名節而聽之者皆疎

見游俠樓護傳則其他可知矣惟漢之君陰有以養其氣不

沮不挫而自有以銷其犯上難制之銳故其人亦不

以節行自矜而無矯激之名忠而不訐剛而不暴有

仗節死義之臣而後世獨以節義之名而歸之東京

者蓋東京以節義為上故也惟其所尚者在是故士

大夫相習成風而未免有詭激之患要之東都尚節

義不若西漢實有而名亡

勵俗 以公議相營救乃人臣抗節之風

漢有急難相救之義而不為朋黨此足以激世勵俗
 養天下忠義之氣而後世有所不如蓋漢之時上有
 集議而天子不私於獨斷下有抗議而宰相不專於
 已見故凡關於治體而有所疑者士大夫敢於盡言
 而不為嫌也是故朱雲之訕上辛慶忌免冠請之而
 脫其死罪雲傳成帝時上書願賜上方斬馬劍斬佞
 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張禹上
 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左將軍
 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固當
 容之上劉輔之直諫師丹上書救之而免其詔獄輔
 意始解劉輔之直諫師丹上書救之而免其詔獄輔
 成帝欲立趙婕妤好為皇后輔上書云云今乃觸情繼
 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愧於人
 惑莫大焉書奏上使取縛繫掖庭秘獄於是幸慶忌
 廉褒師丹谷永俱上書言輔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
 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上孫寶以覆
 乃徒輔共王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

馮后之寃而下獄唐林爭之傳喜龔勝又爭之而寶
 以復官寶傳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
 元帝有隙傳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
 衆庶寃之寶奏請覆治太后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
 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大司馬傳喜光祿大
 夫龔勝固爭上為鮑司隸坐距使者之事王咸舉幡
 言太后出寶復官鮑宣傳哀帝時宣為
 太學上諸生會而之者千餘人鮑宣傳哀帝時宣為
 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
 丞相掾吏沒入其車馬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
 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納
 宣坐距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
 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日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
 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
 又守闕上書上遂宣非有親暱之私也非有故舊之
 罪減死一等髡鉗非有親暱之私也非有故舊之
 好也又非有夤緣而使之然也義激於心勇生於義
 以養成天下仗節死難之風而固漢鼎於不拔之勢

者其在於斯乎嘗恨司馬遷遭李陵之禍時未有推

司馬遷救陵之心以救遷者李陵傳陵以步兵五千擊匈奴軍敗降上聞

用刑而下有所不敢請耶抑果無人耶退處士而進言陵事親孝與人信嘗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有

徒也夫遷贊司馬遷穿貫經傳馳聘古今上下數千載斯以勤矣而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

世之言朋黨者必曰東漢而不知其禍已萌於宣帝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為蔽也朱家劇孟並見游俠傳

朋黨黨禍萌於宣帝之時

而見於元成之世也蓋天下之患常生於無形而未

流有不可勝救者自宣帝以宦官任中書宰相至元

帝而石顯之黨成自宣帝以外家護太子至哀帝平

帝而王氏之黨成見方石顯之任尚書也尚書五人皆其愛友加以楊興諸葛豐之徒依附權勢五人

相濟劉向傳元帝擢用周堪為光祿勳堪性公方孤立時楊興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與朝

使周堪張猛並為石顯所陷反以蕭望之劉向為黨臣齷齪不可光祿勳何耶興謂上疑堪因順旨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且州里亦不可也賜爵關內侯勿令典事上於是疑會諸葛豐亦言堪猛貞信不立左遷堪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

而擠害之望之傳望之堪以師傳見重元帝即位數金徹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道上以古制上甚鄉納之宏恭石顯久典樞機與史高為表裏望之以

為中書政本白欲更置士人由是恭顯忤會稽鄭朋
 欲附望之上言之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氏子
 弟罪過章示堪白令朋待詔華龍行傾邪望之絕不
 與通朋求入許史會待詔華龍行傾邪望之絕不
 等不納恭顯因奏堪望之二人告望之等疏退許史下
 問狀恭顯因奏堪望之二人告望之等疏退許史下
 望之等下廷尉後收望之光祿勳印綬堪更生免為
 庶人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恭顯復奏望之教子上
 書歸過於上白令請獄置對望之自殺又劉向傳堪
 為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
 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
 決於顯口會堪病瘠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王莽之專政也公卿大臣皆其黨與加以劉歆甄豐
之徒承其旨意揚火燎薪莽傳莽為大司馬附順者
 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
 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
 皆以才能幸於莽莽欲有所為徵至於吳章以名儒
 見風采黨與承其旨意而顯奏之

得仕後云微傳平帝即位年幼莽秉政以平帝為成帝
 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
 怒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
 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章坐腰
 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授教尤盛弟子千
 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此其為禍亦豈減於
 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
東京嗟夫人之趨向不同而善惡各以其類而相從
也君子相從於為善小人相從於為惡由其類而察
之而邪正自辨元帝亦既納諫臣之言而知所邪正
矣見京房傳**恨其剛斷不足而小人之黨成其賢於威靈**
之君無幾爾黨錮傳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
 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周福以帝師為尚書
 同郡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各植朋徒
 漸成尤隙由是有南北黨人之議後汝南太守宗資
 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陞二郡謠

日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
公孝宏農成瑁但坐嘯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人
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
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
下俊秀王叔茂又公族進階魏齊卿並危言深論公
卿以下莫不其又公族進階魏齊卿並危言深論公
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生徒共為部黨誹
訕朝廷天子震怒逮捕膺等連及陳實之徒二百餘
人或有不獲懸金購募使者四出霍誦竇武並章為
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
猶書王府由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共相
標榜上曰三君次日八俊八及八厨之流又張儉鄉
人朱並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為部黨圖危社稷
靈帝詔刊章捕儉等曹節因諷有司捕前黨李膺等
百餘人皆死獄中為怨隙者因相陷害徙廢禁者
六七百人凡黨事始於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
內塗炭二
十餘年

豪傑

籠絡羈縻自然有用

自秦人逐客

通鑑始皇十年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
來皆為其主遊間爾願一切逐之於是

大索而分散流落之餘猶有死士五百居於海島
逐客傳漢既滅項籍僭誅與其則當時豪傑之士蓋未嘗
徒屬五百人人海居島中項籍傳秦二年陳勝起會稽假
乏人也故吳有桓楚守通召籍謀先發守謂曰聞夫
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陳有周文陳勝傳
奇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陳有周文陳勝傳
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文日即周章也皆能
習兵法識形勢類非椎魯無能為者非項籍陳勝先
事而羈縻之則幾於自遺患矣高祖既得天下盡徙
天下豪傑居之關中地理志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
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貴富人及豪不特以壯京
師之勢而已豪傑士既已封邑而大風之歌猶惓惓
於猛士之得是豈無意哉亡盜而蓄犬不害其為有

事之備縱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幾何其不噬人高祖之慮其亦出於此也夫七國之反亞夫乘傳至河南以未得劇孟為喜且曰吳楚舉大事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劇孟傳云云天下騷助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吳濞傳條侯乘傳至滎陽見孟喜夫條侯將三十六將軍之眾吳濞傳七國反書聞天子乃使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視劇孟若一敵而懼夫吳楚之先得則夫搜舉於平時而為卒急之用顧不大有補乎吳王傳周亞夫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諸侯已得劇孟今孟無動滎陽以東固無足憂者陽朔以來郡縣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者無歲無之盜賊乃始詔北邊二十三郡舉猛勇知兵法者其為慮亦已晚矣見文注至於王莽懼夫豪傑之

不能容已則又往往以法誅鋤殆盡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志乃風州郡以法誅鋤所部豪傑及漢忠臣不附已者於是何武等皆死是惡其挾剔而自絕其爪牙何不思之甚耶

漢唐事箋卷之八

漢唐事箋卷之九

漢

黃老

黃老止可養身漢君臣好之則謬

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本幽人逸士學其道以養性則足以去健羨黜聰明一死生爲身計而已而漢之君臣往往溺其說而好之鮮有不灰其心而銷其正大之氣者曹參以果毅勇銳之餘一旦師事蓋公而習其清淨之說

孝惠元年以參爲齊相聞膠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言相齊九年齊國安集

用以治齊安靜不擾可也爲相不事事擇吏訥於文辭者聽其歌呼吏舍而不按

何薨召參參去屬其

後相日以齊獄市為寄謹勿擾也參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東擇郡國吏長大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云丞相舍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告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醉大歌呼創業開基之臣可與相和人之有過者掩匿覆蓋之

但如是乎鄭當時亦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常恐其不稱本傳當時好黃老言用以下士可也在朝趨和承

意不敢甚斥臧否本傳當時為大司農客至無貴賤三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

下相承習以成俗其弊至於楊王孫羸瘠以矯世本傳

王孫學黃老之術及病先令其子曰寶太后嫉儒以吾欲羸瘠以反吾真將以矯世也

為城旦書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故也其勢固應爾也若夫文帝汲

黯則異於是矣帝之恭儉寡欲省刑薄斂務以元默化民是皆有取於黃老之道至於馳射上林勞軍細

柳見文拊髀於平時而嘆廉頗李牧之不獲馮唐傳唐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乃拊髀曰吾獨不得此豈泊然無為者哉汲長

孺隱於田園而不躁進擢守東海淮陽而民以乂安此其有得於清淨也至於面折直諫守節死義斥公

孫而責張湯至使武帝敬而淮南憚不敢發本傳黯為滎陽令稱疾歸田里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

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其諫犯主之顏色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使人可其奏其見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質事責

湯於上前公爲正卿不能安民富國何空取高皇帝
約束紛更之爲上方嚮儒術尊公孫宏黜面觸宏等
徒懷飾智以附人主取容湯心疾黜請徒黜爲右內
史淮南王謀反憚黜曰黜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
孫宏等如發蒙耳後黜坐免官隱於田園者數殆未
年召拜淮南太守黜居郡如其故治淮南政清殆未
可以黃老議之也然當時豈無六經之道可以清淨
其心者惜未有講明之耳司馬遷號爲漢儒乃序黃
老於六經之前見勵俗注歆艷而盛稱之是使其道張皇
於一時而高明剛大之士未免溺其流而墮其中爲
人主者可不謹其所習哉

君德

高文以寬仁恭儉爲德其餘則亡

君德天德也非有一定可指各隨其所發用而形容
之要非德之全體高祖之寬仁孝文之恭儉著於信

史猶以德稱故其所以開基於前而守成於後者非
寬仁不能垂漢家之統非恭儉不能承漢家之業生
於其心作於其事見於其政皆君德一端之所形見
而遂執其一端以爲尙三代以還亦可以爲賢君乎
至武帝則曰雄材大畧宣帝則曰信賞必罰史臣特
美其天資英敏而不以爲德也自元帝以下惟聞其
多材藝善史書元帝善於容儀文詞敏博而已並見此
豈人君之所尙哉夫國祚之所以靈長中饋復興而
民未厭漢者實高文之德有以固結民心未泯也王
通合武宣爲七制而謂其公恕仁義統天下見文中子亦
要其大槩云耳嗟夫得君德發用之一端猶足以開

漢氏四百年之洪業而况全其大體與天德相為周旋者乎

規模 創法簡陋實啟紛更所幸能結人心

垂法於將來非一世之可成定制於倉卒必易世而亟變蓋法制不可以苟就而簡陋不能以久傳也漢高帝有肇造垂統之心而未免於草創苟簡而不詳因循而莫正謂足以貽謀於後而不知改法易制之端皆起於創造之不審也是故約法三章所以懲秦之酷刑曾不知天下之罪豈三章之所能盡故在當時已慮其不足以禦奸而蕭何摠摭秦法作律九章矣刑法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其後四方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

法不足以禦奸於是蕭何相國摠摭秦法而其宜於時者作法九章如之何保其後之

不變法哉初為算賦所以懲秦人之厚歛曾不思邦

計之用豈一人百二十所能給高紀四年初為算賦曰人百二十錢為一

算至孝惠則不止於賈人奴婢倍算而女子十五以

上至三十不嫁者五算矣惠紀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五

算應曰漢律人出一算惟賈人與奴婢倍算合使五算罪謫之也如之何保其後之

不增賦哉夫輕刑薄歛高皇帝所以立一代之規模

以遺後者莫先於此而其定制始失於不審至使後

世紛更變亂失祖宗立國之意而莫之反此愚得以

議其立法者矣其他因仍秦舊以為漢制皆出於蕭

何叔孫通之去取豈復有如周公經制大備使子孫

有所持循哉惟其結於人心者未泯故歷世浸遠而

民未厭漢觀漢儀而感泣光紀更始元年更始將都

使前修整官府於是制僚屬作文移從事司隸校尉

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

婦人服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

吏或垂泣日不圖今日得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

屬心思五銖錢之再復官初鑄五銖錢王莽居攝變

漢制更造大錢重二十銖與五銖錢並行莽即位即

罷五銖錢百姓潰亂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

敢挾五銖錢為惑眾民流涕於市迫抵罪者惓惓於

不可勝數世祖受命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舊都之制而幸一見焉至是而後知植國亦根固矣

慕古

好名人主之累莫如躬行

人君好名為治之累也夫好名者必外慕外慕者躬

行有所不及則敗矣武帝嘉唐虞樂商周元朔元年詔狹

小漢家制度甘於人主廣大之說故自即位以來辟

地開疆類多長驅遠馭之志申公一言警之以力行

而帝不悟汲黯面質之以多欲而帝又不悟外竊仁

義之美而卒於躬行之實虧則亦好名而已矣漢之

君非不可以追配古人其所不足者志也自高祖憚

於叔孫通之制禮令其易行通傳通請起朝儀帝曰

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文帝恐釋之之大言曰卑之無甚高論

釋之傳釋之補謁者因前言便宜事自高文不能以

自勵而安於卑近其他尚何望焉是故東方朔則以

古尚難言本傳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

數千載尚難言也願魏相則務奉行故事相傳相好

近法孝文時事也觀漢故事

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蓋寬饒上疏非有甚高
 難行之事而當時有王生者已謂其以太古久遠之
 事正拂天子矣本傳寬饒好言譏刺奸犯上意上優
 其如此子書曰云云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
 宣化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正拂天子數進不用難
 聽之語以切磨左右非所上下相仍以古為難是真
 不易行耶蓋亦以為慕古之名而躬行有所不至要
 不若顧其力之可為而無言耳天下之患莫大於力
 不及而強為之武帝有志於慕古而治效遠不逮於
 高文愚故以好名為人主之累也

恤刑制刑有仁天下之心今宜鑒之

漢之制刑有仁天下之心後世莫及也一歲為罰作

二歲以上為耐文紀刑者及有罪耐三歲為鬼薪白

粲四歲為城旦春惠紀應注城旦者且起行治城春

也歲刑也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滿歲則免為庶人

皆得以全其肌膚而獲齒於平民有改過自新之意

而不肯自棄於刀鋸之餘此其為仁天下也大矣文

帝除肉刑以全易髡以笞代劓以鈇左右趾代刑非

殺人吏受贓枉法及主守自盜罪不至死刑法志文

三年下令除肉刑馮敬定律曰諸髡者完為城旦春
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
笞五百當斬右趾者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贓枉
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者棄市顏
日守財法而即盜之故其民往往自愛而重犯法刑
即今律主守自盜也

錯不用囹圄空虛殆有成康之風今民法二歲之刑不止於加役又從而黥之是使其自棄於罪隸雖有改過自新之心其道無繇蓋無怪乎法愈重而犯法者愈多或曰冒犯國憲又從而末減何以禁暴抑不知武帝用刑最爲嚴急然私鑄鬻鹽者止於鈇左趾食貨志孔僅咸陽言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較之今日孰爲重乎漢家不以養人者害人是猶可取

順時 褒漢順時令爲政令

古者變理之功雖不在於事爲之迹然順天時以舉事亦贊化育之一端自漢以來猶有時令之官與其書可攷也在高帝時有舉春舉夏舉秋舉冬之官又

有皇帝衣服之制故魏相請於宣帝亦欲以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至明言所職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云云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此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蕭何周昌王陵叔孫通等議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以順四時治國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本也臣請法之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此其時令之官不變也在漢禮儀太史每月朔旦上其月歷有司讀其令奉行其政志云每月朔旦太史上其令奉行故李尋言於哀帝亦請近臣宜皆通知月令之意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尋傳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

侍中尚書近臣皆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此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此其時令之書猶存也且以漢之為漢皆知順天時以從事文帝則春和而施惠鰥寡文紀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賑貸之

哀帝則以冬月而不封侯邑平當傳哀帝時至丞相年春止召封當如注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封關內侯雖王温舒之慘酷恨於冬盡而不也顏曰李說是也

得專殺本傳温舒遷為河南太守以九月至方畧捕郡中豪猾相連萬千餘家居十二月郡中無大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長一月吾事足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則立春之後不復以刑故也馴至東漢此意猶在章帝以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無鞠獄斷

刑之政令勿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章紀元和二年詔曰律十二月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其順時氣其定律無而其當時建議之臣有若郎顛謂正月歲始宜以開發德號本傳順帝陽嘉中條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若則天之象因厚之序用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德

有魯恭乞用立秋乃行薄刑本傳為司徒初和帝末下令立秋得按驗薄刑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曰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臣愚以為决獄按考皆以立秋為斷

有若韋彪以立夏以來當暑而寒為郡國不遵時令之所致本傳拜大鴻臚因盛夏多寒上疏云臣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縣不奉時令之所致也是皆知時令之不可違也今則一舉而廢矣胎卵無焚獵之禁山林無斧斤之

限斷獄悖生長之宜而封侯失景風之序水旱所以不免於間作而學士大夫未有能推原其故者此愚所以悒快於斯

監司

漢刺史無常員時遣丞相分刺諸州黜陟賢否斷理

冤獄

百官表監察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

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顏注引官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黜陟能否斷治冤獄武帝

始制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二千石

見臺

其秩卑其權重故能激昂而自奮也朱博為冀

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吏民有言縣丞令各詣郡博遷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博使從事明勅官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

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何武為揚州刺史所舉

奉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

武傳本文云云顏曰虧減也是二者可謂得刺史之

體矣至於鮑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

過詔條宣傳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

部乘傳去法駕壹馬舍宿則勢偪郡國而侵預其事

矣故王嘉上言於哀帝以為司隸部刺史察過劾罪

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本傳疏云司隸部刺

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中材苟

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

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言蓋有為而言也今所謂

運使者其職則專於金穀財貨之末至於廉察臧否

訪問風俗則有不加意焉而不知漢之掌財賦其在郡國則有大司農丞部一州而又有均輸鹽鐵之官布在郡國食貨志桑宏羊請置大司農丞數十人初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無預於刺史故刺史得盡其職漢以專而嚴今以雜而泛盍亦講其故乎

郡守

漢郡守固專制然亦有以御之

漢郡守地大而權重故二千石得自專制而有以盡其材按會稽一郡地理志會稽戶二十二萬三千三百二十八口百三萬二千六百四舊屬揚州合今浙東西之地共在封內故權安得而不重趙廣漢將兵屬蒲類將軍擊匈奴本傳遷隸州太守威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朱

買臣將兵與橫海將軍擊東越本傳買臣為會稽太守居歲餘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越是其兵得以自將而征討矣朱博

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盡罷斥諸病吏博傳遷瑯琊太守博視事右曹掾吏皆移病

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詳見久任注薛宣移書屬縣黜陟易置惟其所為本傳為陳留太守時高陵令楊櫟楊令謝

曰吏民條書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君可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湛自知罪賊皆應記即時解印綬付吏又遺書顯責游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始行煩苛賊取錢財數十萬欲遣吏考按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游得微亦解印綬去又頻陽令薛恭未嘗治民職不辦粟邑縣尹賞久郡用事吏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移書勞免之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讓縣案立乃其妻受繫者錢萬六千立實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

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憫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極

以顯是其僚吏得以自進退矣文翁減省少府用度

而自興學校本傳文翁為蜀太守選郡縣小吏明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

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又起治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

為學宮弟子武帝令天下郡尹翁歸論棄東海大豪

國皆立學宮自文翁為之始本傳遷東海太守東海大豪

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

苦之翁歸至郡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是其財賦刑獄又得以斟酌

輕重而用之矣然觀張敞與朱邑書敞遠守劇郡馭

以繩墨胷臆結約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敞為膠

東相與邑書云云龔遂之於渤海亦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

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見盜賊注則知宣帝固已懼其

專制而馭之以法矣夫是以漢之太守其地雖大其

權雖重俯首聽命惟上所令而不聞有跋扈難制之

患者盖上有以馭之之道耳杜延年吾邱壽王書讓延年

壽王傳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

子在朕前之時智畧輻輳以為天下少雙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

稱在前時何也壽王乃謝罪因而言狀而治行第一課上聞者則有增

秩賜金之寵見久任注責實之政嚴賞罰之用明此漢之

所以多循吏也

漢唐事箋卷之九

漢唐事箋卷之十

漢

縣令

漢待縣令不為輕卑

漢制萬戶以上為令其秩千石至六百石不為卑矣

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五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有丞尉以佐治有三老嗇夫游

徼相與助其縣事見役法注凡舉賢良茂材孝廉直言者

皆得遷補焉魏相以賢良為茂材令龔勝以茂材為重泉令劉輔以孝廉為襄賁令王遵以

直言舉遷號令其餘孝廉舉者趙廣漢王尊尹賞平當茂材薛宣尹賞賢良舉貢禹並本傳其或

郡縣吏積勞著功王詡以郡縣吏積功光祿勳舉四行亦

得為令何武射策甲科為郎光祿勳舉四行遷為鄆令議者以循吏傳不記

縣令往往以令為卑秩而不知漢之待縣令顧亦不輕魏相以茂陵令而遷刺史本傳遷揚州刺史焦延壽為小

黃令以課最而增秩見考功注卜式為成臯令以將漕最

而拜齊王傳卜式傳式為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上以式樸忠拜為齊王太傅

蓋未始視令以為卑秩也至有盜賊不責之令而責

之游徼見役法注刑有非常則己或造獄而不苟於律王

傳尊守槐里兼行美陽令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

兒常以我為妻妬管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

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

者也尊於是坐庭上取不孝子縣磔着樹使騎吏五

人張弓射殺韓延壽為左馮翊不肯出行縣曰縣有

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重有煩擾本傳守

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風俗

考長吏治迹延壽日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

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以煩擾朱博為瑯琊太守不肯令掾下縣曰

縣有長吏府未嘗與也本傳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

曹掾吏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

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乃見丞掾曰以為縣自

有長吏府未嘗與也薛宣傳吏民罪名使縣長吏自行罰不欲

代縣治本傳為陳留太守得郡中吏民罪名輒笞告

不欲代縣治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日府所以不發舉者

賢令長名也若是者又皆縣令得以自為而不制

於州縣故能不迫於職盡其己之所當為而騁其長

材蓋未始一切束於郡太守也若夫郭舜之為漆令

課殿見責問見考課注貢禹為河南令為職事為府官所

責禹傳以至陽湛謝游自解印綬而去者則又郡守

之所當責而不可以一槩論也

漢書卷之十
上計 張蒼為相主計其後莫能及蒼

漢上計之法各計其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

每歲秋冬上其集簿於所屬郡國丞尉詣郡課校其

功多尤為最者後官志縣令注廣曰秋冬歲盡各計

其集簿丞相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尤郡國亦以歲

多為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

盡遣丞史上計於京師見考功注而又以副上於丞相御

史校其政治以為殿最事畢敕丞史歸告二千石勸

農桑去殘賊獄訟得中憂恤百姓官志司徒注漢舊

儀曰郡國守長史

上計畢遣勅曰詔書殿下禁吏無苛暴丞史歸告二

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

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優恤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

率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苛奪民時詔

書無飾厨養至今未變又吏過度其大畧若是矣當

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

漢之初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高祖令以列侯居

相府領主郡國上計時蕭何為相蒼為計相而更為

主計本傳蒼秦時為御史高帝時以代相從攻荼有

功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

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

書計籍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其後計相之職不置併掌於丞相故石慶見詰於武

帝曰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元封四

年關東

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徙流民於

邊上乃賜丞相告歸慶慚不任職上書乞骸骨上報

曰云云而請興徙四十萬宣帝黃龍之詔亦曰上計

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

將何任黃龍元年則郡國上計實主於丞相而漢之責

丞相以課吏不為不嚴矣然而膠東偽增流民戶口

至八萬餘而守相王成反蒙顯賞本傳地節三年詔

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其賜成爵關內侯秩

中二千石後詔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

政令得失或對曰前膠東相王成偽增臨淮郡圖界

戶口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言

誤至減田四百頃而匡衡自領計簿不能正本傳初

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閭佰為界初

元郡遂封真平陵佰以閭佰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

淮郡定圖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主簿陸賜

郡乃定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界不足故以閭佰

日計故圖復以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界不足故以閭佰

為界郡即復以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界不足故以閭佰

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圖界計尉駿等奏衡位三

簿已定而悖法專地因坐免為庶人則漢之上計雖

役役於簿書期會之末而未免於具文也

漕運漢漕運止便於山東惟宋朝俱便

漢初轉漕蜀漢之粟以給關中酈食其傳漢王起蜀

漢之兵擊三秦蜀漢

之粟方天下既定國用浸廣於是歲漕關東粟以給

中都官然亦不過數十萬石而已食貨志高祖量吏

民漕轉關東粟以給中至武帝則四百萬石食貨志

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武帝則四百萬石食貨志

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

又云武帝時官益雜置多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

百萬石及官後又益六百萬石得入粟補吏及罪人

自糶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其身不復告緡它

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輸帛五百萬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大抵多轉於

山東諸郡當時有欲開褒斜道以致漢中穀者以水

多湍石不通船漕溝洫志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

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

然發卒數萬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回吳內反

以車轉為便而集於京師者不可多致關東山東諸

郡道從渭水而上鄭當時開渠之後漕粟益多志鄭

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

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

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三月可罷而渠下民田

萬餘頃又可以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

穀上以為然令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

渠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民得溉矣

獨河東有根倉滋倉地理志滎陽有敖倉高紀孟注

滎陽西河南以東置漕船五百艘溝洫志成帝時河

北山下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則知東方諸郡

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決東郡金堤遣大

其粟自遠而致者往往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

若夫主漕之官則督於侍御史漢官儀侍御史出總

督郡漕運軍糧

於大農官表治粟內史秦官景帝更名大農而分掌

於太倉令官志大農屬官有太倉令一人六百在外

則或以縣令而將漕見縣或以刺史而護漕朱博為

史護漕都無定員也惟江淮米粟去長安逾遠諸侯

自為封殖而已故吳王之反自謂聚糧食三十餘年

吳王濞傳濞遺諸侯書曰吳國雖貧寡人積而枚乘

金錢修兵軍衆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

之說亦云漢家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吳王反枚

漢并二十四郡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

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

不如海陵之倉以是知漢之轉漕多在于山東而不

在江淮矣皇宋汴都四方所輻奏水陸俱便過於漢

家在於今日巴漢之粟順流而下以供荆襄之軍食

合江淮閩浙之舟水運而上無復難致之險較之於漢孰為得乎

常平 漢無救荒先備常平止為邊儲

漢有賑民之惠而無救荒之政夫天災流行國家代

有苟俟其已甚而後為之計則流民失業道路相望

救之亦已晚矣漢於災傷之民非不加恤也關中饑

則令民就食蜀漢 高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 山東

饑則令民就食江淮 食貨志武帝時山東被河災及

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就食江淮間欲留 江南水

潦則下巴蜀之粟以賑濟之 武紀元鼎二年詔今水

至朕懼其饑寒不活方 關東饑則轉渭旁郡錢穀以

相救 元紀初元元年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 此何

異於移民移粟者也至成帝時流民有欲入函谷天

井壺口五阮關者詔勿苛留 本紀陽朔二年秋關東

留 有欲入關中者籍其姓名而納之 成鴻嘉四年詔

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云 夫一郡之災則有一郡

之粟以濟之蓄於未然積於有素先事而為之備水

旱不能為之災何至移民易粟於倉卒之際而聽其

流離轉徙於四方也耶嘗觀汲黯矯制發粟以救河

內之民 黯傳武帝時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

不足憂臣過河內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

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

矯制罪上竊謂諸郡非無粟也或者俟命於君而民

賢而釋之

之枵腹不能待也否則害粟以自殖而有司莫以告也夫以傷水旱者萬家饑或至於相食郡太守不以告而天子不之知使汲黯請命而後發河內之倉則饑民必將流入於關中其必餒且死也決矣耿壽昌常平之置其策非不善而其意則在於邊儲而非以為救荒設故饑民未有蒙其利者至元帝時而其倉亦竟罷矣並見前救弊注以是知漢之常平與今日之意不同故終於救荒之政不講而臨時經畫非有長計此有志於古者所以不能不嘆息於漢也

鹽鐵

漢權鹽鐵猶輕取而相通

漢初鹽鐵遺在民間歲輸山澤之稅以屬少府少府秦官

掌山海池澤之稅蓋未始有禁也豪勢乘時射利擅而有之

冶鑄鬻鹽財累萬金而不濟公家之急食貨志武帝時山東水災

民多饑乏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焉治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

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吳王擅銅

山東海之利富埒王室本傳吳有豫章郡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

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於是公家用不足武帝乃始用咸陽

孔僅領鹽鐵事而自權之郡國置官主幹其利食貨志武帝

帝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司農丞領鹽鐵事孔僅咸陽言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敢私鑄

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使孔僅咸陽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

故鹽鐵家富者為吏於是吏亦多賈人矣然考之於史鐵鹽官之置多見

於西北而東南之郡特少如會稽一郡則今兩浙路

也獨海鹽有鹽官海鹽故郡而其鐵官廬江九江二郡

乃今淮甸間獨舒城有鐵官而無鹽官廬江九江則

知武帝之權鹽鐵猶不盡利以遺民也觀終軍詰徐

偃以為膠東南近瑯琊志郡有鐵官海曲有北接北

海屬青州都昌有鹽官壽光有鹽官魯國西枕泰山屬兖州東有

東海屬徐州下邳縣嶧陽有鐵官二國器用食鹽悉取給於

鄰郡鹽鐵郡國有餘藏縱膠東魯國廢不足以為國

家之利害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

偃以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

之可也湯不能誅其義下軍問狀軍詰偃曰云云且

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

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瑯琊云

云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器用食鹽則

不足以及并給二郡耶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

知當時諸郡相通彼此相補雖以東南財賦之淵以

武帝多欲行之猶有不盡取者其後昭帝議罷不果

救弊至宣帝則特詔減鹽價而已紀地節四年詔曰

困其減天蓋亦以為權利最博所恃以佐賦者未易

以粹去故也今產鹽之郡既罷鹽監而所在禁錮不

得相通則有異於漢矣

錢幣武帝五銖得中制

漢懲秦重幣之餘初鑄英錢高后以其大輕而行入

銖高后紀二年行入銖錢應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

銖日半兩重如其文即入銖錢也漢以其太重更鑄

英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文帝又以其重而改四銖

也民患其太輕故復行文帝又以其重而改四銖

本紀五年自是而後或輕而為三銖食貨志建元以來用

五年

高后紀六年行五銖(定)如(通)所見
英錢者
文帝紀三年更造四銖錢(定)如(通)所見
武帝紀五年更造三銖錢(定)如(通)所見

其或重而為半兩食貨志文帝時鑄四八九十年之

間錢幣屢更而農商俱病卒定於元狩五年而五銖

錢遂為漢家定制武紀元狩五年詔罷半兩錢行五

錢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明年三銖錢輕更鑄五銖雖

稍變於新室而光武中興復還武帝之舊見規豈非

以其輕重適中故耶愚觀漢初市物騰踊米至石萬

錢志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更蒺錢黃金一

至石錢輕而物重故也王莽更造大錢而農商失業

食貨俱廢志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

俱廢民涕於是更造大錢重十二銖農商失業食貨

泣於市道錢重而物輕故也自五銖錢之行多之不

加輕少之不加重昭宣之際以酒則定其酤昭紀始

賣酒升以鹽則減其價見鹽錢亦不得而輕米賤則

官為之糶見救菽粟則時以當賦昭紀元鳳二年詔

粟當賦顏曰以錢亦不得而重錢幣適中而農商俱

利無低昂太偏之過其為君上之權衡乎惜也武帝

費用無度至用白金皮幣以濟一時之急志建元以

輕物少而貴有司言古者皮幣乃以白鹿皮方尺緣

以續為皮幣直四十萬又造金銀錫曰金其一曰重八

兩圍之其文龍名曰撰直三千二日以重差小方之

朝覲聘享必以皮幣是則可咎若夫錢幣之利斯得之

矣幣薦璧然後得行

租賦漢正租有法雖武帝不肯增

漢初大啟九國燕代齊梁趙楚諸侯各自衣食租稅

荆吳淮南長沙

莫唐書卷之十

天子止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

諸侯王表天子自有三河東郡

穎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皆各

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肆租稅之入自天子

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于天子之經費顏曰言各收職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

也經故公家所入惟曰田租曰算賦曰更賦田租則

十五而稅一食貨志輕田租一什伍而稅一聚於司農百官表郡國諸倉皆屬焉

倉之在郡國者歲漕給中都官不過數十萬石而已

見漕運注算賦為錢人百二十以供庫兵車馬之費見兵器注

今所謂調也然十月朝獻其八於司農者纔六十三

高祖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病之今諸侯王通侯常以

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而其餘尙在郡國也更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卒之不役者出平價

溝洫志蘇林注平價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價也如淳

日律說平價一月得錢二千昭紀如淳注更有三品正卒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更卒貧者欲得雇更

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今所謂庸也而更卒庸錢悉月二千是謂踐更也

在郡國蓋時以假貸貧民則漢初之租稅大抵取之

有法用之有度而郡國率有餘藏也武帝橫斂最多

皆出于一時之權宜而幸其於正賦未嘗有所增變

也當時有司亦嘗請益民賦三十以助邊用而帝不

從西域傳武帝下詔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吾老弱孤獨也顏曰三

十者每口轉至於皮幣白金幣注告緡算車光六年

增三十錢也李奇曰稅商賈車船令出算元狩四年初

初算商車李奇曰稅商賈車船令出算元狩四年初

算緡錢顏曰有儲積者計其緡貫而稅之李斐曰一

貫千錢出鹽鐵酒酤之利見救弊無非假權以濟用

漢唐事考卷之十
故漢之人得以改正而復舊使其移易正賦貿亂名目如稅畝邱甲之變古則漢之為變愚又未知其所終也

酒酤 制酒將以防患武帝權之何耶

漢法三人無故群飲則罰金文紀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
故自漢以來皆有酒酤之禁間賜民酺文紀以適一時之歡是非欲奪民利特為是隄防也懼其為酒醪以靡穀故也文紀後元元年詔武帝費用無度凡遺利在民間者網羅悉盡獨於酒酤之利若徐徐然而未權至天漢三年始置官自賣本紀天漢三年初權酒酤應劭注縣官自酤權賣小民不復得也酤權取其利以資國用行之纔十四五年昭帝因賢

良文學議而罷之以所利而輸租既又限其酒價昭紀

始元六年罷權酤官賣酒升四錢使不得厚取民財猶後世之所謂

萬戶酒也至宣帝則復禁民酤酒詔郡國二千石嚴

於鄉黨酒食之會五鳳二年詔曰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

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所以愆勿行苛政所以還漢初之制而非有利於民觀

魯匡言於王莽曰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

惟酒酤獨未幹食貨志王莽曰今開賒貸張五均設

長安市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為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皆置交易丞五人府丞一人云云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十一義和魯匡言云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

漢唐事箋卷之十一
十一
以一盧則知自昭帝議罷之後至王莽之初猶未急於酒利也愚不知今日權酒之利如是其亟何也

漢唐事箋卷之十

漢唐事箋卷之十一

漢

田制

田制不立無以為久遠計

漢承秦人阡陌之後因陋就簡不立田制以為久遠之利故民之聚者地多狹而地之曠者民必稀長安

地陋蕭何請民入田上林空地本傳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陋上林中多空

棄地願令郡國地或磽陁無所農桑者詔聽民徙寬

大地景紀元年詔曰郡國地或磽陁無所農桑養畜

徙寬大地此地狹而民聚故小民無以耕植紅陽侯

占墾草田至數百頃孫寶傳寶遷丞相司直時帝舅

尚占墾草田至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破澤畧皆

開發上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錢有賈一

萬萬以上寶聞之遣丞張禹買田皆極膏腴上賈本

相史按驗劾奏立尙禹為人謹厚內殖財貨家以田為業及富貴此地廣

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溉極膏腴上賈而民稀皆為權貴所有漢惟不能度地以居民故民

有聚散而地有廣陬富民或田甲一州貨殖任氏傳

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喻

侈質氏以酒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

馬醫而擊鐘而貧窶無立錐之地食貨志董仲舒說上云云此晁

錯所以言於文帝以為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

地未盡墾游食之民未盡歸農者其為是歟晁錯說

文帝文紀二年當是時籍田則開矣代田則行矣

文紀二年代田則行矣食貨志

志武帝末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公田則假貧民

矣宣紀地節元年但民無計口授田之制則亦無補

於時矣董仲舒願限民名田食貨志仲舒說上曰古

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顏曰名田占田也孔光何武謂吏民無過三十

頃食貨至孔光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

田皆毋過三十頃時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苟用其言而

次第行之小民弱戶其庶幾乎然匡衡為丞相多取

縣田以為封邑而上不問見上哀帝濫賜董賢之田

二千頃而王嘉以為均田之制從此壞王嘉傳曰舉

事云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直言嘉奏封

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隳壞由是觀之則漢之田

制其能有行乎唐杜佑以為元始二年平定墾田八

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以當年戶計之總千二

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四

十六步有奇見通典及地理志則是井田百畝之制可以漸

行而無有能之者彼王莽者果何足以行井田乎

勸農 漢第務勸農而豪奪不禁何勸焉

漢初重租稅以困賈人食貨志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令民得田故秦園圃務本抑末之意首見於此高紀二年

故秦苑囿園池蓋自天子而下至於縣長吏無不以

農為先務躬開籍田以率民畊則天子知勸農矣文紀

二年詔開籍田朕親率畊以給宗廟粢盛公府遣計吏歸告郡守帥勸農

矣上計大司農丞部一州以勸農則九卿知勸農矣

平絕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入部一州勸農桑刺史行部問墾田頃畝

五穀美惡則監司知勸農矣何武傳遷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

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為常二千石

出八阡陌致勞來之勤成紀陽朔四年詔曰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

入阡陌致勞來之勤縣以秋冬計其墾田多少集簿於所屬郡

國上計則太守縣令知勸農矣以致除罪拜爵一出

於穀食貨志文帝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

少級數為差孝景二年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而又以

菽粟當其所輸之賦錢幣則勸農之意夫豈不勤而

民益趨末猶未能一歸於農何也及觀少府所假陂

澤百姓既已田墾而為紅陽侯所占田制則民之於

耕於已何有內郡租斂重於外郡而畊豪民之田見

稅十五食貨志云云顏曰十分則田之所出於已何

漢唐事考卷之十一
利如是而欲勸農則亦徒文具而已矣故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而漢之人君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無亦經界之未正耶

風俗

浮靡難制多緣徙豪族入京

漢承秦弊風俗浮靡高祖首禁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高紀八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同所以定名分謹法制為甚至矣然舊染既深斯民未熟漢家之化而庶人帝服倡優后飾富人墻屋被文繡治安策猶見於孝文之時夫豈無其故哉蓋自漢初徙齊諸田楚昭屈原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而三輔之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郡國輻湊浮食者多列侯貴戚之家車

服上僭侈靡無度

地理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原及諸功臣家于長陵後世

世徙吏二千石高貴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于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錯雜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未列侯貴戚車服僭上眾庶放效美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故天下則而象之

其又何尤成帝詔諭公卿列侯親屬近臣以為天下

取則而乃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繡設鐘

鼓備女樂吏民慕效浸以成俗成紀永始四年詔其言諄復

戒諭似知奢侈之所由矣然郡國豪傑高貴富人則

復徙五千戶于昌陵成紀鴻嘉二年徙郡國豪傑貴

安有五千豪富之家聚於京師而不爭為淫麗者乎

如是而詔無復奢侈是猶抱薪而救火矣善乎賈生

漢唐事考卷之十一
四
之言曰移風易俗類非俗吏之所能為而切切于經
制之不立治安策彼經制者豈非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者乎

賊吏

漢懲贓罪至嚴然亦不可徒法

漢法守主盜直十金以上者棄市

陳咸傳翟方進奏咸為郡守主守盜

受所監如淳曰律主守而盜十金棄市

受其故官屬所將財物者奪爵

景紀元年詔丞相與廷尉更議著令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奪爵為士伍免之其為舉主者同坐削官或贓不入身猶以選

舉不實而鐫秩

並見選舉注

則漢之待贓吏其法固已嚴

矣是以匡衡為三公詐取田租千餘而為司隸所劾

上計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受取盜贓二百五十為司

直所奏

宰相

韓延壽放散官錢千萬以左馮翊而棄

市

本傳

延壽代望之為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侍

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當問事東都望之因令并問之田延年益主望之自奏遺案具得其事延壽竟棄市田延年益主

守三千萬迺以大司農而國除

氣節

則漢之於贓吏

固不以爵位而撓其法雖以三公九卿之尊馮翊之

勢亦有所不能免者及觀薛宣移書二縣令雖有守

主之盜賊發取錢財則特有所貸而不置之法

縣令注

朱博使功曹具疏奏贓而令其自改

博傳入守左馮翊召見功曹與

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奸贓小大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勅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則於縣吏曹掾又何其闊畧如此哉夫法行於權要勢

漢書卷之二十一
力之臣而疏闊於州縣之小吏此漢家之所以為得
雖然是猶以法論也當文帝時乘傳而行郡國者發
粟賦錢以萬計賈生上書謂是風俗敗壞之所由關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刀筆之所
能為卒之孝文之世興于禮儀而刑措不用要亦有
其本矣

復除 復除雖多其役則公可為後法

漢之復除多於周而法詳於周故其役公而民不怨
攷之于史罷癯有復漢兵注三老有復高紀二年令蜀
苦者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
民年五十以上諸修行能率眾為善置以三老復勿
戍絲從軍有復高紀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民產子
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有復高七年令民產孝悌力田有復惠紀四年舉民

身入粟至五大夫有復食貨志晁錯說上曰令民入

一人以至功臣復宣紀元康元年復高帝功臣絳侯

祭關內侯周禮鄉大夫注貴者謂若博士弟子明經

皆有復儒林傳博士官置弟則漢之復除比周官卿

大夫所掌為尤廣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

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

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

謂有復除也且又行之天下非如周之所行止於國

中而其法尤為優矣然周小司徒之職登其夫家之

眾寡不過歲時入數而已周禮小司徒之職云云乃

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物而漢則以四時

以歲時入其數注若今四時言事

言事周大比以受邦國之要不過於三年而已徒小司
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要注今時八月案比即是也而漢則以八月案比
蓋凡民數之衆寡土地之可任與夫役法之可起與
否一歲之中凡五致意焉此所以漢復除雖多而不
害其詳且公也今戶籍之制疎而民役之法亂仕者
患其過制則析之大戶畏其倍數則析之增進之家
患其入役則析之顛倒參錯莫甚於此而差役大為
民蠹此漢法之不可以不講

館閣 漢校書講筵修史皆處內禁

杜佑云漢氏圖書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
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

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見杜佑通典秘書監及攷三輔故事石

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施讎傳顏注引則石

渠不得謂之外府劉歆七畧亦云外有太常太史博

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藝文志注如淳引

則延閣廣內皆為禁中之藏明矣蓋自武帝建藏書

之策置寫書之官秘府書稍充集成帝復求遺書於

天下輯羣書總要而為七畧而漢之書籍始備於此

藝文志漢興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

壞樂崩聖上喟然而嘆曰朕甚憫焉於是建藏書之

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記皆充秘府至成帝時

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

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

卒父業於是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

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是以漢之校書多在於

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

天祿非大夫侍中不預此選劉向光祿大夫劉歆侍中楊雄以大夫校書天
閣而石渠則為諸儒講論六經之地而以博士處之施讎為博士甘露中與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劉向亦講論六經於石渠歐陽生薛廣德王式戴勝林尊皆以博士
蘭臺石室則在殿中而為史官著述之講論石渠
所百官表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通典云漢史公編石室書而明帝亦以班固為蘭臺令史撰光武本紀及諸傳記又云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當時故漢之校書講筵修史三者皆處於內禁其大畧可觀矣

翰苑西漢代言得王言之體

漢家制誥最為後世稱述求其典職之官非有視草類皆司馬枚臯嚴助之徒為之也淮南王安傳時武帝好藝文以安辯

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班固西京賦以為

金馬承明著作之庭西京賦云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所也蓋直廬於承明者皆制誥詔令之言而待

詔金馬者皆一時賦詩歌頌而已按嚴助承明之廬而補外郡詔歸

侍中復使為文東方朔王褒張子喬皆待詔金馬而為歌詩是也至於奏諡策誄則

又屬之大鴻臚官表秦有典客漢更為大鴻臚景紀中元二年令諸侯王列侯薨及初封

之國大鴻臚奏諡策誄蓋未始有定員也東漢始制尚書侍郎

專主文書起草取孝廉之士試以箋奏而補之其員

三十六人入直供奉之禮恩寵優渥百官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

百石本注主作文書起草通典云後漢尚書郎三十

六人每曹六人取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箋奏選有吏

能者為之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以錦縹為之給幃褥

一美太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
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奏事明光殿省
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列女以丹朱漆地謂之赤
墀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奏事欲氣芬芳也月賜赤
管大筆一雙陶廩墨一丸唐改爲吏部尚書又改吏
部爲天官又改文部
掌文官選事云云 與今之翰苑無異王通獨於漢

制屢加嘆美蓋以其詞不束於程度而有渾厚典雅

之風真得王言之體中說周公篇賈瓊問讀書之義

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於業者有七日命
曰訓曰對曰贊曰議曰諫曰諍曰諫文天子曰帝者之制
恢恢乎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有割乎其制
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
天下正之干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
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

服色 漢衣黑而旗赤莽衣黃而牲白

國家制度必明一代所向以示後世之所不可易也

苟因陋就簡襲其舊儀卒於更革而不常此創業之

君所以不得不任其責漢高之興本以斷蛇爲受命

之符協於火德宜尚赤矣本贊張蒼以爲水德宜尚黑

公孫臣又爲土德宜尚黃任敖傳蒼爲計相時緒正

上故因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而不革推五德之運
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至文帝時爲丞相卒
就之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
土德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爲
非是罷之後黃龍見成紀于是文帝召公孫臣
臣爲博士革立土德時歷度制又見郊祀志 蓋至文

帝時賈誼亦嘗欲改服色以尚黃誼傳誼以爲漢興

正朔易服色色而終漢之世無有定向所有旗幟皆

尚赤以朝服則尚黑豈非雜水火之德而自相尅戰

耶觀魏相舉高帝衣服之制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

漢唐事箋卷之十一
當法天地之數時命注而如淳亦以為百官皆有五時

服則漢之百官其所常服者莫不順時之宜而至於朝服則惟其所尚之色而不敢變也蕭望之傳如淳注雖有五時服

至朝服皆著皂衣張敞為列卿則曰做備皂衣二十餘年望

傳張敞曰做備皂衣二十餘年備谷永為光祿大夫

亦曰擢之皂衣之吏本傳谷永擢為光祿大夫奏書謝王鳳曰永斗筭之才無一日

之雅左右之介將軍悅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此朝服尚黑之證也其他青

綠之色則為民常服而紅紫之屬則懼其侈靡而設

為之禁成紀永始四年詔青綠民所常服其勿止顏曰然則禁紅紫之屬此漢家服

色之大畧也其後新室之僭乃始改服色尚黃使節旄皆以純黃而惟犧牲用白而已莽傳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

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為時服色配德尚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承皇天上帝威命也其何所見而然哉

漢唐事箋卷之十一

漢唐事箋卷之十二

漢

車輿 漢君臣車乘之制不講則乘禮

漢初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食貨志 自天

子至於百官車輿之飾猶未備也景帝建長吏駕之

制 士風 而百官之騶從始有差等武帝置甘泉鹵簿

之儀 蔡邕百官表志曰國家舊章而 而天子之乘輿

始備以法駕則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文紀如淳注 大駕則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驂乘

屬車八十一乘最後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

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 輿服志乘輿大駕公卿

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
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又楊雄甘泉賦服虔
注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
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又輿服志尚書御
史所乘最後一車縣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

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者朱左轡土風注諸侯王大國

則朱輪特虎小國則朱輪特熊輿服志注引古今注

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兜右縻小國別駕主

簿則緹屏泥軾黃霸傳霸為潁川太守居官賜車蓋

軾前有德此漢車輿之大畧也然成帝乘大駕以郊泰

時而使昭儀常從於豹尾中楊雄傳是時趙昭儀方

從在屬車文帝乘輿以朝東宮而使趙談驂乘而共

載袁盎傳上朝東宮使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

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陳遵初除河南太守至

乘藩車出入閭巷土風注鮑宣為豫州牧行部去法駕

乃駕一馬宿於鄉亭監司注此天子鹵簿之儀百官車

輿之制所以不可不講

宗廟初焉戾古而終弊於禮煩

漢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相去異

處不敘昭穆故其數不止於七韋元成傳京師自高

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

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

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至元帝時元成議送毀日今

宗廟異處昭穆不敘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

云文景在位皆先作顧成德陽廟武曰龍淵昭曰徘徊

宣曰樂游元曰長壽成曰陽池文紀四年作顧成

廟應曰文帝自為

二

漢唐事箋卷之十二

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

曰顧成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

廟號德陽武帝號龍淵昭帝號徂徠宣初未始有迭

帝號樂游元帝號長壽成帝號陽池

毀之禮自匡衡貢禹之興乃議迭毀定昭穆卒用劉

歆七廟之議並見韋元成傳尤其事發於情乎是以終漢之

世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餘各以

次迭遷元成傳一年一祫毀廟之主皆合食於高廟子

孫以昭穆西東南面坐高帝則南面配高后於坐右

而已祭祀志注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

坐高帝南面高后右坐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穆

東面如高帝饌陳其右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漢

惟禮制無節宗廟之祀一歲凡二十有五元成傳注

儀注云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月

立秋貍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耐祭用

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

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

為二亦既數矣而郡國園寢便殿之祭又不與焉元

傳凡祖宗廟在郡國六費用寢廣禮煩則亂宜貢禹

之徒所以切劘於此而不恤乎其他也元成傳元帝

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景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

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承光

四年詔議罷郡國廟丞相元成等皆曰宗廟在郡國

宜無修奏可月餘詔曰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

罷元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
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哀帝即位光祿勳彭宣言孝
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
歆議曰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廟未宜毀以所宗言
之則不可謂無功德上覽
其議從之制曰歆議可

歷數 漢太初歷未善而儒者知歷可喜

漢初用古歷嘗有後天之失高祖以來因循未改

律歷志漢興庶事草創以北平侯張蒼
言用顛項歷而晦朔月見弦望多非 至武帝元封

開史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帝乃詔遷等議造

漢歷其術本於黃鐘初九而乘之得其數八十一為

日法號太初歷 志云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

壞宜改正朔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典星射姓等議

造漢太初歷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以

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

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日律容一

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

律長九寸圍九分以復三復而得甲子孟注黃鐘

晦朔當時以為最密 志云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

家復使校律歷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

朔弦望皆密以平為太史令丞日月如合璧五星

如連珠陵渠奏 而後之歷家亦必以鄧平太初歷為

狀遂用鄧平歷 而後之歷家亦必以鄧平太初歷為

驗志云後二十七年太史令張壽王言更歷之過承

馬相御史等雜候上林課壽王疎遠按壽王非漢歷

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

初歷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

也 及攷史遷所著歷書反去太初日分之術而用古

歷九百四十分為日法是何遷之所自造者乃置而

不取耶蓋古歷之失以其朔餘太强而至於後天及

改新歷而後天之失尤甚於古歷此遷之所以不取

罷元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
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哀帝即位光祿勳彭宣言孝
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
歆議曰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廟未宜毀以所宗言
之則不可謂無功德上覽
其議從之制曰歆議可

歷數 漢太初歷未善而儒者知歷可喜

漢初用古歷嘗有後天之失高祖以來因循未改

律歷志漢興庶事草創以北平侯張蒼
言用顛項歷而晦朔月見弦望多非 至武帝元封

開史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帝乃詔遷等議造

漢歷其術本於黃鐘初九而乘之得其數八十一為

日法號太初歷 志云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

壞宜改正朔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典星射姓等議

造漢太初歷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以

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

郡落閣與焉都分天部而閣運算轉歷日律容一

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

律長九寸圍九分以復三復而得甲子孟注黃鐘

晦朔當時以為最密 志云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

家復使校律歷昏明宜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

朔弦望皆密以平為太史令丞日月如合璧五星

如連珠陵渠奏而後之歷家亦必以鄧平太初歷為

狀遂用鄧平歷 而後之歷家亦必以鄧平太初歷為

驗志云後二十七年太史令張壽王言更歷之過承

馬相御史等雜候上林課壽王疎遠按壽王非漢歷

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

初歷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

也 及攷史遷所著歷書反去太初日分之術而用古

歷九百四十分為日法是何遷之所自造者乃置而

不取耶蓋古歷之失以其朔餘太强而至於後天及

改新歷而後天之失尤甚於古歷此遷之所以不取

八十一分之法也考之律歷志既言元封七年十二

月甲子朔冬至日月在建星李奇注曰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為宿孟康

日建星在牽牛中間晉灼曰賈逵論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歷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

也太初歷四分法在斗二十六度史官舊法冬夏至常不及太初歷五度四分法在斗二十一度與行事

候法天夫建星在斗十三四度之間其與牽牛初相

去蓋十餘度不應若是之遠也至其篇末又云進退

於牽牛之前四度五分九章歲為百七十一歲而九道小終九終千五百三十九

歲而大終三終而與元終且謂牽牛前四度則正處

進退於牽牛前四度五分

於建星牽牛之間矣進而及於牽牛初為不及退而

比於建星為太過其進退皆無所據愚是以知太初

之歷未為精也而淳于陵渠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

如連珠者其附下罔上亦甚矣然獨有愛於漢之律

官不專付於星翁而儒者通知天文與記註官同為

一職如司馬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復作太初歷也司馬遷為太史

令自謂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任安書云而劉歆楊雄

張衡之徒皆能明於歷紀志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

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張衡傳衡善機巧尤致意於天文陰陽歷算昉好元言謂崔瑗曰吾觀太元方知

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徒使人論難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安帝

時為太史令故唐杜佑以為秦漢以來太史之任蓋

併周之太史馮相保章之職其言不為無證

災異談笑可以警君張禹方士皆罪人

災異出於天變若茫昧不可測者而漢之諸儒往往

據經守古推以人事而逆其必出於此若曰宗廟簡

祀后黨奢侈則有某災五行志云劉向五行傳曰簡

則水潤下翼奉傳元帝時二月地震七月地復震舉

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

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日臨中時接律而地

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

今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侈過度

呂霍上官足以卜之陰氣之盛不亦宜乎

君道不

修權臣擅政則有某災李尋傳哀帝即位召尋待詔

者日月失度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尋對曰君不

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無光劉向傳成帝時上無繼

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上封事曰今大將軍秉

事用權五侯驕奢並行威福王氏先祖墳墓其梓柱

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封

此宜黜遠外戚無授以政又杜欽傳日食王章上封

事言鳳專權

自董仲舒劉向眭孟夏侯勝京房李尋

翼奉之徒皆有是言眭孟等贊曰漢興推陰陽言災

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

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

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

雖

其事未必盡然使其君反已內省敬畏恐懼仰觀

蒼蒼而不敢有恣睢者蓋其言有動其惕然之心也

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成紀永始二年二月乙酉

己卯晦日有食之四年六月詔曰乃者地震京師朕

甚懼之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元延元年春正月己

亥朔日

有食之上書者多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就使天心

不專以是應而為之大臣者尤當推廣其言以啟人

貢不聞性與天道以釋成帝之疑反謂新學小生亂

道誤人宜無信用禹傳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尤

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

親問禹以天災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

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謂上曰
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
天道子貢之屬不得聞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是
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是上不疑王氏是
使成帝忽人言而玩天戒焉用彼相為哉嘗觀武帝

柏梁之災乃為千門萬戶以厭勝之郊祀志武帝時
柏梁災受計甘

泉公孫卿言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
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

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廼曰粵俗
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于是建章宮度為

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
而卒有巫蠱之禍

起自朱安
世成於江充詳見戾太
宣帝郡國四十九地震

四年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素
服避正殿五月鳳凰集北海安邱淳于

旋踵而鳳凰之瑞集於北海蓋武帝惑於方士之術

而魏相風雨之奏相傳宣帝時上疏云云君動靜以
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

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風雨不時則傷
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而亡廉耻寇賊姦
宄所由
常有以警宣帝畏天之心故也然則天譴之
來可以修德禳而不可以人力勝云

祈祭 文帝以祭為民致後人禱祀無極

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蓋以民為神之主也文

帝切於愛民而謂禴禳之事足以佑民也廣壇場增

圭幣除秘祝之官以為民祈福文紀十三年詔除秘
祝曰秘祝之官移過

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圭
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

場圭幣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
姓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其為

事已舛矣宣室之問未遑他事而急於鬼神之本賈

傳文帝徵誼入見上方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
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夜半文帝前席拜為

梁王傳豈以鬼神之福能有以陰助斯民乎迨至武帝

抑又甚焉而其心則為己不為民矣巡海而求神仙

郊祀志上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

人求蓬萊神人宿留海上與方士築宮而致泰一

傳車及問使求神仙人以千數祝史祠官相

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歲餘神不至

望於名山大川之上志公孫卿言神事如迂誕積以

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凡山他名祠行過則

不主他祠一切妄祭淫祠以徼福於一已百姓因而

皆如故祠國用竭福何有於己哉終漢之世凡一歲二萬七千

祠志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

歲三萬七千祠云而王莽又崇置之上自天地六宗下至諸

小鬼神凡千七百所志莽篡位末年蓋自文帝有以開其端

也胡廣以為班固郊祀志宜去鬼神仙道之語置韋

賢宗廟迭毀議於其中則其祀事得以類相從夫孟

堅舍宗廟之議而專志於郊祀固未為得至於述孝

武之淫祀以為後世戒見郊祀志其旨深矣安得以去為

哉

告老優待退老禮制俱善

漢無引年之制士大夫告老而歸初不以齒論上印

綬乞骸骨天子為之賜金安車駟馬以寵其行元帝時于

定國為丞相上書歸侯印乞骸骨上乃賜安車駟馬黃

宣為左將軍賜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

綬以關內侯歸家成帝時張禹為丞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又二疏韋賢皆賜金此其

常典也然有以故祿歸老於家者張歐周仁萬石君

是也張歐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周仁以二千石歸老於家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並見本傳

有策遣其歸而不敢斥名者龔勝邴漢是也兩龔勝為光祿大夫邴漢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俱乞骸骨莽依

故事白遣勝漢策曰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者艾二人以老病罷左右使謁者僕射策詔有聽其罷歸而就

問於其家者趙充國董仲舒是也趙充國罷就第朝廷每有四方大議

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仲舒歸居朝廷有不得告謝有大議使使及廷尉就其家問之本傳

令其奉朝請者張禹孔光是也張禹以丞相告老詔以列侯朝朔望禮如

丞相孔光以太師辭位詔黃門令為省中置坐凡人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於第官屬按職如

故並若是者又皆以一時之特恩所以全其終始尊

本傳

其道德養其氣體而幾於古人之乞言者矣愚恐孔光張禹之不足以膺是禮耳

鬻爵 由權宜而至濫獨黃霸非濫

鬻爵始於文帝而浸淫於武帝文帝務在勸農故入

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得復一人復除武帝置武

功爵直以國用匱乏故除千夫如五大夫始免徭役

爵得至樂卿有正法食貨志武帝時有司請令民得買爵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

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

以顯軍功則其權一時之宜而為是法制亦以周密然卜

式輸財聚邊賜外徭四百人則不止復一人矣晚賜

爵左庶長駸駸於封侯而無禁式傳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

助邊役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牛財助邊乃賜式外徭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匿財唯式克為助費上於是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後呂嘉反式上書願與子男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賜爵關內侯注徭役外得復除四

百人也見卜式傳則其過於樂卿而不知其幾倍矣

自後補郎除吏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則郎選衰而

吏道雜矣貢禹上書元帝云武帝用度不足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故亡義而有財者顯

於世又食貨志有司請令民買爵云云大者封侯然

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其末年選用之序猶未至於能否混淆有可取者黃

霸入穀補馮翊卒史而初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察

廉補河東均輸長累遷至郡守而於農桑畜養米鹽靡密無不通曉而治行卒為第一

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太守復為

穎川太守務農節用殖財種樹畜養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治為天下第一此其

用之為有法也苟惟入財補官之人不隨其材而泛

使之益見其為冗矣

宗室 宗室輕故墮王莽計惟 皇朝不可及

高祖懲孤立之弊大啟九國封王子弟 見諸侯王表 其大

者既已嗣世而襲封而其苗裔支別則致宗正官以

糾合之總其屬籍而辨其昭穆勿使有疎遠此其敬

宗敘族之意善矣高后時劉氏宗室猶存仕於京師

者 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平侯 故其議定策立未

嘗不與 劉德立文帝 其後諸侯國人不得宿衛而宗

劉興居典客劉揭皆與立文帝

劉德立文帝

其後諸侯國人不得宿衛而宗

劉興居典客劉揭皆與立文帝

劉德立文帝

其後諸侯國人不得宿衛而宗

室無在位者

彭宣傳先為東平太傅入為右扶風後徙為左將軍哀帝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又兩龔傳勝為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昭帝於詔許辟疆再為尉一為丞勝輒至官乃去

共養仕於朝遂以光祿大夫為長樂衛尉矣

昭紀始元二年

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材劉辟疆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疆為長樂衛尉亦見楚元王傳

自是

辟疆之子德為宗正丞德之子向為給事中向之子

歆為騎都尉

劉德傳昭帝初為宗正丞向宣帝時遷歆為騎都尉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哀帝時歆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

父子相繼登於朝著者惟是楚元王之後

耳其他未聞也王莽陰懷異圖乘漢支本之弱召宗

室九百餘人增秩補吏以收其心復詔天下漢元至

今十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罪辟

教訓不至之咎令二千石選有德義者立為宗師考

察其不從教者聞於宗正此其為制亦善矣

平紀元始五年

給祭明堂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增秩補吏各有差詔曰維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之子孫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爲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書言宗伯宗伯請以聞

而其意則非卒以區區小惠濡沫其國有叛漢而獻

頌者

劉歆豈非有以徵之哉今剖符之封坐受虛邑而

食其租稅無漢氏專城之患而其仕於朝者均秩內

外一等臣子此誠周家卿士出入之意漢何以及此

漢自高惠以來皆有宦官大抵宮闈左右之任宣受

宦官

冢宰轄得內人漢初僅似後世可哀

詔命陪從輿輦而已

官志中常侍官官長侍從左右從入宮內贊導內眾事顧問應

對中黃門宦官居則宿衛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

鄧通之幸天子至飲燕

其家

申屠嘉傳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宴飲其家其見寵如此其寵

可謂極矣一有怠慢之容丞相嘉檄召詣府折辱之

而無桀驚難制之患蓋以漢初宰相得監宮中如郎

中令

王陵傳呂后以辟陽審食其為左丞相幸於呂后及為相不治監宮中如郎中令百官公卿皆

因決禁闕之內皆其所屬至文帝時宦者猶知宰相

之可畏也自武帝數宴後庭始與朝臣隔絕而媒近

中貴然以韓嫣李延年之徒恩寵優渥亦未始委之

以政而卒不免於誅戮

嫣傳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

益親嫣上欲事伐裔而嫣先集兵以故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

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李夫人

產昌邑王延年由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韓嫣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

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卒誅延年至宣帝始以宦官為中書

而宏恭石顯俱以閹人久典樞機天下之事無不出

於其手方宣帝躬覽明察此二人者不得容其姦一

傳至於元帝不親幾務而事無大小悉關決於中書

專權邪僻賊害忠良

明黨注

西漢宦官之禍莫甚於此

時其亦可哀也已周官寺人內寺之職殆不過通內

外之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皆統於冢宰矣

禮天官冢宰寺

人等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內寺掌內外之通令

夫惟統於冢宰

故其權有所歸漢初之制似矣而不能繼之於後何

哉

漢唐事箋卷十二

漢唐事箋卷十二

